

长假系列之一

今天，是新中国 61 岁生日。这一天，我们在寻找最美的面容、那些身影，我们在追溯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人生足迹，我们在回望那刻画着时代印记的青春与爱情，我们再次唱响国歌，祝新中国生日快乐……

我在寻找最美的中国

□李曉

我的中国，在这个最美的秋天，迎来了61岁生日。最美的中国，她又在哪里？

我的中国，她奔腾的大河，逶迤的山脉，苍苍的森林……这些动脉一样的曲线，在地图上蜿蜒流淌，浩瀚星空一样让我深情凝望。我试图在这个国家的辽阔大地上，去寻找最美的瞬间、最美的常态。

我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广袤的乡村。一个70多岁的老农，他吆喝着一条牛在田野里耕耘，他的额头，和田野一同隆起了皱纹，花白的头发，像覆盖在草叶上的霜。但我分明看见了，这样一位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他露出了开心的笑，那笑容，像风掀动着溪水两边的稻浪。我在乡村还看见一个在地里劳动过后的妇女淌着汗珠敞开心怀奶孩子的情景，在她的胸前，有稻草屑，还沾有泥土，胸前的孩子，正贪婪地吸着

妈妈的乳汁。这样的母亲，我以为，和劳动的他们一样，是中国乡村大地上最美的风景。

我到工厂采访。我和一个大学刚刚毕业来到厂里工作的男孩子交谈，在机器轰鸣的车间，我问他，你愿意到工厂上班吗？他快乐地笑了，很好啊，我哪怕是生产一个螺丝钉，也可以钉在一个小小的位置，我觉得，我的生命就有价值了。他同我告别时，仰起一张青春的脸朝我灿烂笑着。在我的中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这样如螺丝钉一样任劳任怨干了一辈子的人，从来没有在聚光灯下闪现过一次，但我以为，默默无闻的他们，同样是中国最美的面容。

在昏暗的矿灯照射下，他麻利地躺在井下，娴熟地用凿子凿着头顶上方的煤层。煤块松动，煤渣掉在满是汗水的脸上，他用手抹了一

把，再凿。这个人叫刘念友，是重庆市开县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为了资助山里的贫困学生背着书包翻过山梁上学，他下井挖煤3年，苍老的面容，是煤块燃尽后的浮现。四川甘洛县乌史大桥乡二坪村是凉山北部峡谷绝壁上的彝寨，海拔2800米，进出极为艰难，村民一年难得下绝壁一次。从汉族地区来的李桂林、陆建芬夫妻扎根这里20年，把知识的种子播种在彝寨，在最崎岖的山路上点燃知识的火把，在最寂寞的悬崖边拉起孩子们求学的小手，20年的清贫、坚守和操劳，沉淀为精神的沃土，让希望艰辛地发芽。在中国偏僻的乡村学校，他们这一群人，像一块煤炭、一支蜡烛，默默地燃尽了自己，但我想，那燃烧的光亮，是中国大地上最美的火花。

西藏聂拉木县樟木镇的一个小

村庄，村子里有一座低矮的老房，这个家的主人是100岁的次仁曲珍老人。她从1965年国庆节开始，每天坚持在院里升国旗，一直坚持了35年，老人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一个国家的热爱。当我在电视里看见这个面容沧桑的老人时，我明白了，红旗下这样的面容，也是中国最美的守望。

最美的中国，最美的笑容与人群，实在是太多太多。是大义的唐山人，奔向灾区援救的身影，是19名队员，在珠峰上的奥运火炬接力，是刘翔伤后重返赛场的笑容，是对瘫痪30多年的恋人的相守，是一个军人跳下大桥的施救，是一个投向弱小动物的爱怜眼神……在这种最温暖的寻找里，我发现，正是这些美丽的中国人，组成了一个国家的宏大篇章，谱写了一个大写的中国。

当我想你的时候

□张金剛

我和我的她，结缘于一次国庆文艺汇演，相识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我们读初三的两所学校虽相隔不过十几里，但由于严格的管理、崎岖的山路，致使我们只有怀念，难得相见。于是，一张青涩的小纸条就成了我们沟通的唯一渠道。为了不让传纸条的同学“偷窥”，我里三层外三层地包了，用糨糊粘好后，再偷偷摸摸地递给同学，传给她，生怕别人看见。如若遇上早早放学，那便是我的节日。我会骑上自行车，翻山越岭赶到她的学校。透过她宿舍的后窗户，吹口琴招呼她出来。一来二去，只要一听到口琴声，整个宿舍就翻了天。

那年中考后，她上了师范，我读了高中；她在外地，我在县城，相隔数百里。一封封写满相思的书信，便通过邮车、邮递员，穿起了两

地的心、难舍的情。透过融进感情的字里行间，了解彼此的学习生活、烦恼苦闷，互相鼓励勤奋读书，一起排遣孤独落寞。有时还会在信封里夹上一张刚照的像片，或者一枚刚摘的树叶。那段时间，学校的传达室就是我们的相思驿站，一直延续到走上工作岗位。

她分配到一所乡中学教书，我则晚两年分配到县高中教书。庆幸的是学校传达室都装了电话，可以互通信息。她那边老师少，打电话方便些，我这里却要排队。你在前面讲电话，后面等着一堆人，想要说点暧昧的话根本不可能。因此，我们约好咳嗽两声就代表“想你”，咳嗽三声就代表“我爱你”。那天，她心情好，我咳嗽两声，她咳嗽三声，咳嗽个不停。后面等着打电话的人不耐烦了，我只好回头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今天感冒了！”第二

天清早，她便来学校看我，带着感冒药。后来电话方便了，电话卡、磁卡攒了一大摞，再也没有了“感冒”的尴尬。

1991年国庆长假，我们结束了马拉松式的恋爱，组成了家庭。随后，她调到县城，我调进机关，都配了手机，只是每月的手机费都要透支。中午吃什么饭、回家买什么东西，这些家长里短，只一个电话即可搞定。因工作关系，我经常下乡出差。我走到哪里，她的电话便跟到哪里。但这不是跟踪，而是照顾。注意安全、天凉加件衣服、出门带好雨具、少喝酒多休息、感冒记得吃药……有手机在身边，便如她在身边，让我感到温馨和温暖。

又是在2003年国庆节，家里添了电脑，装了宽带。从此，除了手机，我们又多了一条便捷的交流途径。每次出差到外地，我都会抽时

间找网吧（后来改用笔记本电脑了），通过QQ视频与她面对面聊异地城市、景点，聊聊家里的闲事、花草。有时，我会告诉她头发乱了、嘴角还有一小片菜叶；有时，她也会告诉我，脸上又长小痘痘啦、眼圈发黑没睡好吧；有时，我家那位小公主也会在摄像头前上蹿下跳，抢着插话。心里那个美呀！虽远隔千里，却如在身边。

去年国庆节，结婚纪念日那天，她翻箱倒柜地找出了我写给她的一堆小纸条、书信，我也找出了那把锃亮的口琴、两部换下来的旧手机，不约而同在床上摊开了几十张花花绿绿的电话卡。接下来，我俩忙活了几个小时，用数码相机把这历史的见证都拍下来，再配上结婚照、女儿成长照、全家福，制作了一部精美的电子像册，背景音乐就是那首饱含故事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我的乳名叫进国

□孙秀斌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乳名，一个饱含着亲情的名字。乳名，又称小名、奶名，是父母给孩子起的昵称。人无论活多大年龄，都不会忘记自己的乳名，就像不会忘记自己的父母一样。

我的乳名叫进国。前进的进，国家的国。引申出的意思就是前进的中国。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那时的国家百废待兴，一张蓝图正在绘制。我的出生，给父母带来了巨大的幸福，他们为能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而感到自豪。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水平不高的父母给我取了进国这个乳名，其寓意和拳拳之心是不言而喻的。

父亲那时是一名年轻的军官，驻守在舟山群岛，而母亲则是一名勤劳善良的胶东农村妇女。父亲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像千千万万名

解放军战士一样，为新中国成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他们的流血牺牲，才换来了开国大典上的礼炮声。父亲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国家日益强大啊，就这样，我拥有了一个催人奋进、令人期盼的乳名：进国。

我的童年是在海岛部队度过的，是在父母及叔叔阿姨们一声声“进国”的呼唤中成长的。我稍大一些的时候，要报名上学了，父母说要给我起个学名。为啥不叫我进国了啊？我不解地问着父母。你要按老家的辈分起一个学名，不能忘了“根”啊。记得父亲当时是这样回答我的。父亲是极尽孝道的人，在他看来，忠孝应该两全。不过，尽管我有了学名，可在部队里鲜有人喊，我也觉得乳名更使人感到亲切、温暖。

父亲由于身体的原因，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光荣转业了。我们全家

来到鲁南的一座小城，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在大杂院里，邻居和小伙伴们依然喊着我的乳名，好像我没有学名一样。其实，那时和我一样有着类似乳名的小伙伴还有不少，像什么建国、卫国、兴国等等。我们相互喊着，过着快乐时光，用自己的乳名祝福着伟大的祖国。

没多久，“文革”爆发了。停课停课，全国大乱。几年后，我初中没毕业就被分到了工厂，那一年我才16岁。当了工人的我，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为骄傲。那时我认为自己已长大了，不应该再被人家喊乳名了，可偏偏儿时的玩伴有认识我工友的，不经意间将我的乳名传开了。于是爱逗乐的工友，便常常喊我的乳名。我都工作了，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了，你们还能这样喊我吗？我对一位常喊我乳名的工友表示不满，于是千

方百计打听人家的乳名，可人家没有，这咋办啊？灵机一动，我给他起了一个不雅的外号。可他的外号没喊起来，我的乳名却知道的人越来越多，那几年让我甚为恼火。其实，这种善意的逗弄、诚挚的问候、友好的亲近，当时我怎么就不理解呢？疯狂的日子竟使我迷失了自我。

多年以后，我调离工厂，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工作变动后，同事之间喊我乳名的没有了。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的早逝，亲朋好友中能喊我乳名的更是少之又少了。但不知咋的，我却时常觉得有一种失落感。每当国庆来临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我的乳名，想起我远在天堂里的父母。我知道，那是镌刻在心底的记忆，永远不会尘封。我想告诉父母的是：儿子很好，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美丽，正在一日千里地前进，向前进！

母亲教我唱国歌

□柏兴武

每个人的孩提时代都应该有儿歌相伴，每个人学唱的第一首完整的歌曲想必也是儿歌。但是，我学的第一首歌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4岁的时候，这首雄劲、激扬的歌曲就刻在了我的心里，流淌在了我的血液之中。

母亲是一位音乐教师。1957年国庆节这天我

在母亲的阵痛中降生到了人间，我有幸跟祖国同一天生日。也就是这一年，母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无缘无故地被开除了教师公职。

母亲坚信祖国会给她一个公正，母亲从心底里爱着祖国，相信着祖国。我1岁生日的时候，母亲开始教我唱国歌。她不管我对歌词懂不懂，只因为她的一个信念，国歌在我耳边一次又一次回响。母亲每唱完一遍国歌都会对我说：“祖国就是我们的母亲，儿女怎么可以不爱母亲呢？”我想，那时候，母亲其实是在用教我唱国歌的方式让她坚定自己的信念。因

为母亲生在贫困的农家，当她生活在苦海中的时候，是共产党、新中国给了母亲希望，并让她开始了新的生活。母亲相信，眼下的处境只是暂时的，就像母亲不高兴的时候拍打一下儿女的屁股一样，很快母亲就会把孩子抱在怀里给孩子温暖。

我4岁的时候，已经能把国歌唱得熟练而且情绪饱满。母亲说，那年国庆节，小学把我“借去”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全校师生掌声不断。我唱完后，校长握着母亲的手说：“相信祖国，相信党，总有一天，你还会回到我们身边，还会教孩子们唱国歌

的！”那一刻，母亲激动得泪流满面。

以后的每年国庆，我都跟母亲一起唱国歌。1979年，我和母亲终于用歌声迎来了母亲的第二个春天。此时，我已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而母亲已经有了白头发。母亲重返学校的那天，她请示了学校领导，让我跟她在学校的欢迎仪式上进行了二人小合唱，我们合唱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现在，每年国庆放假我都要回到农村小镇陪伴已经退休的母亲。而国庆节这天，母亲总要我跟她一起合唱我们的国歌。